

列 寧

關於俄國共產黨
策略的報告



列 寧

關於俄國共產黨策略的報告

一九二一年七月五日在共產國際
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ДОКЛАД О ТАКТИКЕ РКП

本書譯文以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十六卷中所載《俄國共產黨（布）底策略》一文為基礎，根據《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十二卷校訂了一次。

列 寧
關於俄國共產黨策略的報告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7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494·787×1092 1/32· $\frac{3}{4}$ 印張·14,000字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0.08元

關於俄國共產黨策略的報告

(一九二一年七月五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老實說，我對於現在這個報告沒有可能好好準備。我的關於糧食稅的小冊子的譯文以及關於俄國共產黨策略的提綱，這就是我所能夠有系統地準備的一切了。我只想對這個材料加上一些解釋和說明。

要論證我們黨的策略，我認為必須先從說明國際形勢開始。我們已經詳細地討論了國際範圍內資本主義的經濟狀況，並且代表大會對於這個問題已經通過了一定的決議。我在我的提綱中只是十分簡略地涉及這個問題，並且只是從政治的觀點來看。我不涉及經濟基礎，但是我以為，在我們共和國的國際形勢中，在政治上必須估計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手携武器，為某一領導階級的統治而相互之間進行公開鬥爭的各種力量的某種均勢，即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社會、整個國際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是蘇維埃俄羅斯，這兩者之間的均勢，在今日，不可爭辯地已經到來了。自然，均勢只是在有限制的意義上來說的。只有在這種軍事鬥爭方面，我才肯定國際形勢的某種均勢已經到來了。自然，必須着重指出，這裏所說的，只是就相對

的均勢、極度不穩定的均勢而言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正像在那些到現在為止只被看做歷史底客體，而不是被看做歷史底主體的國度，即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國度裏面一樣，都積聚了很多的燃燒物；因此，在這些國度裏，遲早並且十分意外地會爆發暴動、偉大的戰鬥和革命，那是十分可能的。在最近幾年來，我們已經看到了國際資產階級反對第一個無產階級共和國的直接鬥爭。這種鬥爭曾經成為整個世界政治形勢底中心，正是在這兒，現在發生了變化。因為國際資產階級要絞殺我們共和國的企圖沒有成功，所以，就到來了一種均勢——自然這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均勢。

自然，我們了解得非常清楚：國際資產階級，目前比我們共和國強大得多，並且只是各種條件底特殊結合，才阻礙着國際資產階級繼續進行反對我們的戰爭。在最近幾星期來，我們在遠東方面，又可以重新看到重新侵犯的企圖，並且毫無疑問地，這樣的企圖今後還會繼續下去。關於這一點，在我們黨內沒有任何的懷疑。對於我們重要的是認定，存在着不穩定的均勢，我們必須利用這種暫息時機，同時注意目前形勢的特徵，把我們的策略應用於這一形勢底特點上去，一分鐘也不要忘記：武裝鬥爭的必要，會突然重新發生的。組織紅軍，增強紅軍，像先前一樣，依然是我們底任務。在糧食問題上，我們也像先前一樣，應當首先想到我們的紅軍。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我們仍然必須防備國際資產階級底新的進攻和新的侵略企圖，我們不能走任何其他的道路。在我們的實際政策方面，那在國際形勢上已經出現了某種均勢的

事實，有着一定的意義，但只是在這種意味上：即我們必須承認，革命運動固然是在向前進展着，但是今年國際革命底發展，却不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筆直地進行的。

當我們在當時開始國際革命的時候，我們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出於我們能夠預知國際革命發展這種信念，而是因為很多的情況促使我們開始了這個革命。我們曾經這樣想：要就是國際革命起來援助我們，那時，我們的勝利就完全有保證了，要就是我們在這樣的意識下來進行我們的適當的革命工作：即在革命失敗的場合，我們仍然爲革命事業服務，我們的經驗將有益於其他的革命。我們明白，沒有國際世界革命的支持，則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在革命以前，乃至在革命以後，我們都是這樣想的：或是其他國家內，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國家內，立刻或至少很快地爆發革命，或是相反，我們就非滅亡不可。雖有這樣的意識，但我們仍作了一切事情來在任何情況下和不惜一切代價保全蘇維埃制度，因爲我們知道，我們不僅爲自己而工作，而且也爲國際革命而工作。我們知道這一點。我們在十月革命以前，同樣剛在十月革命以後，以及在簽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時期，都一再表現了這種信念。一般地說來，這是正確的。

可是，實際上，運動並沒有像我們所預期的那樣筆直地進行。在其他大的、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裏，革命至今還沒有到來。誠然，革命在全世界發展着——我們可以滿意地確定這一點，也僅僅是由於這種情況，國際資產階級，即使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比我們強一百倍，

但也不能絞殺我們。（鼓掌）

在提綱第二條裏面，我研究了這種情形是如何發生的，我們必須從這裏得出什麼結論。我還要加上一句，我從這裏所得出的最後的結論如下：我們所預料的國際革命底發展，是在前進着的。但是這種前進運動並不像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是筆直地進行的。一看就明白，在他資本主義各國，在締結和約之後，不論這種和約如何不好，都未能引起革命，雖然革命的徵候，如我們所知道的，會是非常之大，非常之多的，甚至比我們所想像的大得多，多得多。現在開始出現了一些小冊子，它們告訴我們：最近幾年和最近幾個月來，這種革命的徵候在歐洲，比我們所推測的要嚴重得多。現在我們應當作些什麼呢？現在需要的是對革命作切實的準備，並對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內革命底具體發展作深刻的研究。這就是我們從國際形勢中所必須得出的第一個教訓。對於我們俄羅斯共和國來說，我們必須利用這種短暫的暫息時機，以便使我們的策略適應於歷史底這種曲折的路綫。在政治上，這種均勢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明白地看到：正是在很多西歐國度內，那裏的工人階級底廣大羣衆，甚至全人口底大多數，都組織起來了，資產階級底主要支柱恰恰是那加入了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工人階級的敵對組織。我在提綱第二條裏面說到這一點，我認爲在這裏我應當論及的只有兩點，這在我們關於策略問題的討論中我們已經說明過了。第一是爭取無產階級底大多數。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度裏面，無產階級愈有組織，則歷史要求我們對革命的準備工作也愈要切實，

我們應以同樣大的切實性來爭取工人階級底大多數。第二是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面，資本主義底主要支柱，恰恰是那組織在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裏面的那一部分工人階級。如果國際資產階級不依靠於這一部分工人，不依靠於工人階級內部的這些反革命分子，它們早就完全不能支持下去了。

我在這裏還想要着重指出各殖民地內的運動底意義。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看到，在一切舊政黨中，在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一切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工人政黨中，都有舊的感情主義的見解底殘餘；據說他們是完全同情被壓迫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人民的。人們把殖民地國家內的運動依然看做一種不重要的民族運動和十分和平的運動。但是，事情並不如此。自二十世紀初葉以來，在這方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現在數百萬以至數萬萬的人——實際上是全世界人口底絕大多數——已作為獨立的、積極的、革命的因素而出現了。

十分明顯的，在世界革命未來的決定的戰鬥中，全世界人口大多數底運動，最初雖以民族解放為目的，但將來會轉而反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也許要比起我們所預期的更大得多的革命作用。着重指出我們第一次在我們的國際中着手準備這種鬥爭，這是重要的。自然，在這個巨大的領域內，困難要多得多，但是，不管怎麼樣，運動是在前進着的，而殖民地國家底勞動羣衆、農民，儘管他們現在還是很落後的，但在世界革命以後幾個階段中，將起非常重大的革命作用。（熱烈贊同）

至於說到我們共和國的國內政治形勢，那末，我必須從精確地考察階級關係開始。在最近幾個月來，在這方面發生了變化，因為我們看到剝削階級反對我們的新組織的形成。社會主義底任務，是在於消滅階級。站在剝削階級底最前列的，是大地主和工業資本家。在這裏，破壞工作是輕而易舉的，在幾個月之內，有時甚至在幾個星期以至幾天之內，就能夠進行到底。我們在俄國，已經剝奪了我們的剝削者——大地主以及資本家。在戰爭時期，他們沒有任何自己的組織，只是作為國際資產階級底軍事力量底僕從而行動的。現在，在我們擊退了國際反革命的進攻以後，俄國資產階級以及俄國一切反革命政黨底國外組織，都建立起來了。散居在國外一切國家當中的俄國亡命者，為數有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人。差不多在每一個國度內，他們都出版有日報，一切政黨——地主的和小資產階級的，連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內，都與外國資產階級分子有着無數的聯系，換言之，他們得到足夠的金錢出版他們的報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從前的一切政黨，都毫無例外地在國外共同工作，我們可以看到，國外「自由的」俄國刊物——從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起，到最反動的保皇黨人止，都是怎樣的在擁護大土地佔有制。這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的任務容易起來，因為我們可以比較容易地看出敵人底力量，敵人底組織性，以及敵人營壘裏面的政治派別。另一方面，這自然也使我們的工作困難起來，因為這些反革命的俄國亡命者，正在利用一切手段來準備反對我們的鬥爭。這種鬥爭又一次證明，一般地和整個地講，統治階級底階級本能和階級意識，還是

高出於被壓迫階級底自覺，雖然在這一方面，俄國革命所做的比以前的一切革命所做的要多。在俄國，任何鄉村裏，人民、被壓迫者，都被激動起來了。雖然如此，但如果我們冷靜地估量一下，住在外國的俄國反革命亡命者底組織性和政治上的觀點的明確性，我們就會相信：資產階級底階級意識，還是高出於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底階級意識之上。這些人作了一切可能的嘗試，他們靈活地利用每一機會，以便以某一形式進攻蘇維埃俄羅斯，把它粉碎。有系統地注視這種俄國反革命底最重要的企圖，最重要的策略手法，最重要的派別，那是極有益的——我想，外國的同志們是一定會這樣做的。俄國的反革命主要是在國外工作，外國同志們留心這種運動，不會感到特別困難的。在某些方面，我們應該向這種敵人學習。這些反革命的亡命者，消息非常靈通，組織得非常之好，他們都是很好的戰略家，我想，有系統地比較和有系統地研究：他們是怎樣組織起來的，他們怎樣利用這個或那個機會，從宣傳的觀點來說，這對於工人階級會有很大的影響。這並不是一般的理論，這是一種實際的政策，從這裏可以看到，敵人已經學會了什麼。俄國的資產階級在最近幾年內，已經遭受了可怕的失敗。古諺說：被打敗了的軍隊，會學會很多的東西。被打敗的反革命的軍隊，已經學會了很多的東西，而且學得非常之好。它以最大的貪得心從事學習，它確實獲得了重大的成功。當我們一舉而奪得了政權的時候，俄國資產階級還是沒有組織起來的，他們在政治上是不發展的。現在，我想，它們已達到現代西歐發展底高度了。我們必須估計到這一點，必須改善

我們自己的組織和方法，而且我們將用一切力量辦到這一點。戰勝這兩個剝削階級，在我們是比較容易的，並且我想對於其他的革命也將是容易的。

但是，除開這些剝削階級以外，差不多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度裏面——也許英國除外——都存在着小生產者和小農階級。目前，革命底主要問題，就在於對後面這兩個階級作鬥爭。要擺脫這兩個階級，須要採用與反對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鬥爭不同的方法。對於後面這兩個階級，我們可以簡單地加以剝奪和驅逐，——而且我們也這樣做了。但是，對於最後的資本主義的階級，即對於在一切國度裏面都存在着的小生產者和小資產者，我們却不能同樣去做。在大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度裏面，這些階級構成一個重要的少數，約佔人口底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如果我們再加上工人階級中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那末，甚至佔百分之五十以上。對於這些階級，是不能加以剝奪或驅逐的，在這裏，必須用另外的方法進行鬥爭。從國際的觀點看來——如果我們把國際革命看做統一的過程——，目前在俄國開始的時期底意義，實質上是在於：我們在實踐上應當解決俄國無產階級對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的關係問題。在理論上，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已經很好地和容易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理論與實踐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在理論上或在實踐上解決這個問題決不是同一樁事。我們確定地知道：我們曾經犯了重大的錯誤。從國際的觀點看來，我們力謀確定那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最後的資本主義的階級、對資本主義底這個最深遠的基礎、對小私有制、對小生產者的關係，

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進步。現在，這個問題在實踐上已提在我們面前了。我想，我們是能够解決這個任務的。無論如何，我們現在所得的經驗，對於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將是有用的，並且，這些革命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將會在技術上作更好的準備。

我曾經嘗試在我的提綱裏面，把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關係問題分析一下。歷史上第一次存在着一個國家，這個國家裏面，只有這兩個階級，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農民構成人口的絕大多數。自然，農民是非常落後的。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關係，在革命的發展中實際上是怎樣表現出來的呢？最初的形式是聯盟，是密切的聯盟。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但無論如何，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可能的。

我們對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怎樣處理的呢？我們與農民締結了聯盟。我們是這樣了解這種聯盟的：無產階級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剝削下解放出來，把他們從資產階級的領導和影響下解放出來，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以便共同戰勝剝削者。

孟什維克是這樣議論的：農民既佔多數，而我們是純粹的民主主義者，因此，應當由多數來決定。但因為農民不能成爲獨立的，所以實際上這意思不過是恢復資本主義。口號是一樣的：與農民聯盟。當我們講到和農民聯盟時，我們是指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而言的。我們曾企圖實現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這種聯盟，並且第一個階段曾是軍事聯盟。三年的國內戰爭曾經造成了巨大的困難，但在某些方面，國內戰爭却使我們的任務容易完成。這也許聽起來

很奇怪，然而，這是事實。對於農民，戰爭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东西，反對剝削者、反對大地主的戰爭，對於他們是完全可以了解的。絕大多數的農民羣衆都是擁護我們的。雖然有遼闊的間隔，雖然我們的農民大多數既不會讀，又不會寫，但是他們却很容易地接受了我們的宣傳。這就證明：廣大的羣衆，——在最先進的國度裏也是一樣——從自身的實際的經驗上，比從書本上容易學習得多。在我們這裏，因為如下的情況，農民更容易得到實際的經驗：俄國是非常廣大的，其各部分在同一時候可以經歷各種不同的發展階段。

在西伯利亞和烏克蘭，反革命能够暫時取得勝利，因為資產階級在那裏得到了農民的擁護，因為農民反對我們。農民往往宣稱：「我們是布爾什維克，但不是共產主義者。我們擁護布爾什維克，因為他們趕走了地主，但是我們不擁護共產主義者，因為他們反對個體經營。」在若干時期，反革命所以能够在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獲得勝利，是因為資產階級在力謀影響農民的鬥爭中是成功的；但是爲着使農民睜開眼睛來，只要一個極短的時間就够了。在一個短短的時間內，他們就積蓄了實際的經驗，並且很快就說了：「是的，布爾什維克是十分不愉快的人，我們不喜歡他們，但是他們總比白衛和立憲會議要好些。」「立憲會議」，在農民當中是一個罵人的名詞。不僅在開展的共產黨員中間是如此，即在農民中間也是如此。他們從實際生活中知道：立憲會議和白衛軍是同一個東西，後者不可避免地緊跟着前者而來。孟什維克也利用着與農民的軍事聯盟這個事實，但他們却沒有想到：僅僅這種聯盟是不够的。如沒有

經濟上的聯盟，軍事上的聯盟就不能存在。要知道我們不能單靠空氣生活；沒有經濟的基礎，我們與農民的聯盟就決不能保持長久的時間；經濟基礎是我們在反對我國資產階級的戰爭中獲得勝利的根據，要知道我國的資產階級是與整個國際資產階級聯合起來的。

自然，我們與農民之間的這種經濟聯盟底基礎是很簡單的，甚至是粗疏的。農民從我們這裏得到了一切土地和反對大土地佔有制的援助。我們則應該由此而得到糧食。這種聯盟是一種完全嶄新的東西，並不是建立在商品生產者與商品消費者之間的普通的相互關係上的。關於這一點，我們的農民比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的英雄們要懂得清楚得多。他們對自己說：「這些布爾什維克是嚴峻的領袖，但他們究竟是我們的人。」所以無論如何我們已經造成了新的經濟聯盟底基礎。農民把他們的產品給予紅軍，而在保護自己的土地上，則得到了紅軍的援助。而第二國際底英雄們總是忘記這一點，他們像奧托·鮑威爾一樣，完全不了解真正的情況。我們承認聯盟底最初形式是極原始的，並且我們曾經犯了極多的錯誤。但是，我們曾經必須盡可能迅速地行動，我們曾經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來組織軍隊的給養。在國內戰爭期中，我們曾經和俄國底一切產穀區域隔絕。我們的情況是可怕的，而俄國人民和俄國工人階級能够忍受這樣多的災難、貧困和困苦，除了不倦的爭取勝利的意志以外，別無其他，這幾乎是一種奇蹟。（熱烈贊同並鼓掌）

無論如何，在國內戰爭結束後，我們的任務是不同的了。如果國家沒有被破壞到如像七

年連續不斷的戰爭後這樣的程度，那末也許有可能較容易地轉到無產階級與農民間聯盟底新的形式上來。但是，除此以外，國內的嚴重條件，還因歉收、飼料缺乏等等，而越發複雜化。因此，農民底貧困，更其不能忍受了。我們曾經必須立即向廣大的農民羣衆指出，我們準備絕對不離開革命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來改變我們的政策，即：使農民可以說：布爾什維克願意立刻而且不惜任何代價地來改善我們不能忍受的現狀了。

這樣，就發生了我們經濟政策上的改變，代替徵集制，而出現了實物稅。這並不是立刻就想出來的。你們可以在布爾什維克的報刊上，在幾個月內，找到許多建議，但是真正有成功希望的計劃，却沒有想出來。然而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這個事實：我們只是遵從實際情況和由形勢產生的必然性，改變了我們的經濟政策。歉收、飼料缺乏、燃料不夠，這一切，對於整個的經濟，連農民經濟在內，自然都有着決定的影響。如果農民罷工，我們就得不到木柴。如果我們得不到木柴，那末，工廠就不得不關門了。因此，由於嚴重歉收和飼料缺乏，經濟危機在一九二一年春季，具有了巨大的規模。這一切都是三年國內戰爭的後果。曾經必須向農民指出：我們能够而且願意迅速地改變我們的政策，以便立刻減輕農民的困苦。我們經常說——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這一點也說過——革命是要有犧牲的。有些同志在他們的宣傳中曾發表這樣的議論：我們有進行革命的決心，但革命不應太過於艱苦。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那末，這話是希墨拉爾同志在其捷克斯洛伐克黨的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說的。我從萊

亨柏格「前進報」(Vorwärts) (1) 的報道中，讀到了這句話。在那裏看來有略左的一翼。因此，這種材料不能看做完全公正的。無論如何，我必須說：如果希墨拉爾說了那樣的話，那末他就是錯誤的。在那次代表大會上，繼希墨拉爾之後發言的幾位發言人曾說：「是的，我們贊成希墨拉爾，因為這樣，我們可以免除國內戰爭。」如果這一切都是確實的話，那末，我必須說：這樣的一種鼓動，不是共產主義的，也不是革命的。自然，每種革命，對於進行革命的階級，都會引起巨大的犧牲。革命與普遍的鬥爭，其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參加運動的人要多十倍，乃至百倍，就這一點講，每種革命都意味着不僅是在個人方面的犧牲，而且是在整個階級方面的犧牲。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曾給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帶來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這樣的犧牲，這樣的貧困，這樣的困苦，並且極有可能，在一切別的國度裏，亦將會如此的。

這裏有一個問題：我們如何分配這種困苦呢？我們是國家政權。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能够分配困苦，把這種困苦加在幾個階級身上，因而可以相對地減輕居民中個別階層底狀況。但是我們應當依據什麼原則來進行分配呢？依據公平的原則或多數的原則來分配嗎？不是的。我們應當實際地來處理。我們應當這樣地來分配，使得我們能够保持無產階級底政權。這就是我們的唯一的原则。在革命開始時，工人階級會不得不忍受非常的窮困。我現在認定，我們的糧食政策正在一年比一年地獲得更大的成就。整個地說，情況無疑地已經改善了。但是，農民從俄國革命中所獲得的，絕對比工人階級要多。這是毫無疑義的。從理論的觀點來

看，這自然證明，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當考茨基拿這種論據來反對我們的時候，我們會置之一笑。自然，不剝奪大土地佔有者，不驅逐大地主，不分土地，那只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可是，我們曾是能够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並能促進爭取社會主義革命鬥爭的唯一的政黨。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制度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我們已經實現了這些制度，但是，農民與無產階級間的經濟上的相互關係的任務還沒有解決。要做的事情還很多，而這一鬥爭的結果，將視我們能否解決這個任務而定。所以，分配困苦，實際上是最困難的任務之一。一般地說來，農民的狀況已經改善了，而嚴重的痛苦，正因為工人階級實行共專政，而落在自己底身上了。

我已經說過：飼料缺乏和歉收在一九二一年春天，在農民中引起了最可怕的窮困，而農民在我國却佔多數。如沒有與農民羣衆的很好的關係，我們就不能存在。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立即幫助農民。工人階級底狀況是極其困難的，他們受到了可怕的損害。然而，政治上最開展的分子却懂得，爲了工人階級專政底利益，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代價去幫助農民。工人階級底先鋒隊是了解這一點的，然而，在這個先鋒隊裏面，還有一些不了解這一點的人，他們已經疲勞不堪了，不能了解這一點。他們認爲這是錯誤，開始使用機會主義這個名詞。他們說：布爾什維克却去幫助農民了。剝削着我們的農民，據說得到了他們所想得到的一切，而工人却在挨餓。可是難道這是機會主義嗎？我們幫助農民，其原因是：